

歷史與空間

■ 雁 翔

王珪與司馬光：兩位宰相命不同

距今整整1,000年前，成都華陽一戶王姓人家誕生一個男孩。這孩子天性聰慧，討人喜歡，四五歲時被其叔父帶到舒州（今安徽省潛山）好生撫養。後來這孩子果然發憤讀書，一舉成才，不僅早早顯露文學天才，仕途上更是春風得意青雲直上，23歲就進士及第、高中榜眼——他便是北宋宰相、文學家王珪（1019—1085年）。

宋仁宗慶曆二年（1042年），考中進士第二名的王珪出任揚州通判（州府的副職）。後又進汴京入集賢院。再任知制誥、翰林學士、開封知府等。又拜參知政事（副宰相）。熙寧九年（1076年）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集賢殿大學士。元豐五年（1082年），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，位至宰相。王珪歷仕三朝，典內外制十八年，朝廷大典冊多出其手。

王珪的文采斐然與才思敏捷，在當時非常出名。其文章氣魄宏大華麗，自成一家，朝廷重大的典制策令，多出自於他的手，頗受同僚讚許。宋神宗時某個中秋節，趙項皇帝宴飲群臣，專門請翰林院大學士王珪前來助興。神宗令在座的宮嬪一齊向王珪求詩。王珪不負眾望，出口成章，一一題詩且每首不同。趙項龍顏大悅，讓宮嬪們給大學士敬奉「潤筆」，宮嬪們各自從頭上取下珠花，簪到王珪頭頂的帕頭。瞬間王珪的帕頭簪滿珠寶，連衣袖裡都塞滿金飾……翌日一早，京城盛傳「天子大宴群臣，王珪奉命題詩，一夜聲名鵲起」的佳話。

王珪很快被提拔為參知政事。但他處理起政務來，卻不如寫文章那麼瀟灑自如了。後來他又扶正當上宰相，仍然碌碌無為、少有建樹，每天只忙於「取聖旨、領聖旨、傳聖旨」，時人戲稱他是「三旨相公」。可見，文學奇才不一定是政壇賢達，知人善用、量才使用才是選拔人才的關鍵所在！或曰：如果王珪不從政，文壇可能又湧現一位大家，政壇也少了一名庸官吧！

因為政壇無建樹，王珪身後反響平平，文采也因為政績暗淡而被淹沒，不能與寇準、范仲淹、王安石、蘇軾等同朝「文人官員」相比了！倒是其外孫女和孫女卻大名鼎鼎，至今名揚天下。不過她倆人聲譽卻有天壤之別——其長女嫁給齊魯文學家李格非，所生閨女正是大名鼎鼎的女詞人——李清照；其第四子王仲岷也生一女兒，就是現在一直陪着秦檜跪在杭州岳飛像前的那個王氏。如此說來，秦檜該叫李清照「表姐」呢。毋寧說，李清照可能遺傳了

外公的文學DNA，王氏則傳承了爺爺的官場基因，可能又因為王珪政績不佳，讓孫女誤上了秦檜的賊船，長年跪在地上任人吐槽了……正所謂「女怕嫁錯郎，男怕入錯行」矣！

從王珪的一生，不由想起與他同朝為官的北宋政治家、史學家、文學家司馬光（1019-1086年）來。筆者近日參觀河南光山縣司馬光故居，司馬光砸缸的群雕緊緊拽住我的眼簾。回想王珪與司馬光，兩人也有許多相似之處。一，他倆同庚，均生於1019年；二，兩人均聰明過人、富有文采，都是品學兼優、為人忠厚的謙謙君子；三，兩人都官運亨通，年紀輕輕考上進士、青雲直上，都當上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，官至宰相。所不同者，也有三：一，王珪出身平民，從小跟叔父長大；司馬光則是典型的「官三代」，先祖更是西晉安平獻王司馬孚。二，王珪仕途很順暢，是個「老好人」，沒遇到什麼「政敵」，更未受過攻擊迫害；司馬光則有政治抱負，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遭「罷官」，離開朝廷15年，後來才平反回京。三，兩人最大的不同，王珪除了只會遵旨行事之外，在政績上無所建樹、乏善可陳，被後人戲稱「三旨相公」，原有文集百卷也已丟失，僅《四庫全書》尚存《華陽集》四十卷，影響不大；司馬光則不僅政治上有見解、不遷就、敢發聲，「賦閒」期間更完成我國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《資治通鑒》，一生勤於筆耕，留下《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》、《稽古錄》、《涑水記聞》、《潛虛》等著作，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據光輝的一頁！

王珪與司馬光同歲，且同朝為官，都是「文人官員」，應該是熟悉的，但從現有史料看，兩人似乎並無什麼交集，這說明他們兩人政治觀點不一致，在文學上也無來往。這就有點奇怪了。究其原因，可能還是價值觀不同使然。不妨找出兩人的詩作做一比較。

王珪有《宮詞》十餘首，隨便找出三首看看，其一：「一片桃花一片春，夜來風雨落紛紛。多情更逐東流水，還作高唐夢裡人。」其二：「元夕星燈照露台，六宮歌吹出雲來。夜深翠辇歸金殿，十里迴廊錦帳開。」其三：「金鉦畫角驚場開，天子南郊玉輅來。十里青城遙北望，彩雲宮殿月樓台。」這三首詩都是對皇宮奢侈生活的描述，走的是「上層路線」，不難看出其價值取向。司馬光有《柳枝詞十三首》，我也找出其中三首，其一：「新豐道上灞陵頭，又送夫君去遠遊。借問柳枝有



■光山司馬光故居之司馬光砸缸雕塑。

網上圖片寄否，古今共有幾多愁。」其二：「五柳先生門作閑，宅邊植杖久徘徊。陌頭遙認顏光祿，詰旦先乘瘦馬來。」其三：「宣陽門前三月初，家家楊柳綠藏烏。歡似白花飄蕩去，忍能棄擲博山爐。」不難看出，司馬光的視線多放在古代賢達和當時普通民眾身上，比較「接地氣」，兩相比較，孰是孰非、誰高誰低就不言而喻了。

再說世人對此二人的評價。實話實說，王珪在當時確實以其文章的宏麗和自成一家而飽受同僚推崇，以至於朝廷重大典制策令多出自其手，連其前輩高官歐陽修都讚其是「真學士也」，但後代卻少有人提及王珪，因為他少有政績和文學成果可言。對司馬光卻不同，歷代政治家、史學家和文學家都對他的成就刮目相看，讚頌有加。蘇東坡曾言：「公忠信孝友，恭儉正直，出於天性。自少及老，語未嘗妄，其好學如饑之嗜食，於財利紛華，如惡惡臭，誠心自然，天下信之。退居於洛，往來陝郊，陝洛間皆化其德，師其學，法其儉，有不善，曰：『君實得無知之平！』」博學無所不通，音樂、律曆、天文、書數，皆極其妙。晚節尤好禮，為冠婚喪祭法，適古今之宜。不喜釋、老，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，必有適用於世，無益之文，未嘗一語及之。」毛澤東對《資治通鑒》極為重視，共精讀十七遍。即使到了晚年仍對該書入迷，一讀就是半天，累了翻個身，又讀好幾個鐘頭。他逝世前的1975年，還與身邊人興致勃勃談起《資治通鑒》，他是把《資治通鑒》當作治國理政的教科書來讀的……

今年是王珪和司馬光誕生1,000周年，各地都在積極籌備紀念司馬光，而王珪卻默默無聞！正是——

宋人王珪司馬光，
兩顆明星不同光。
三旨相公無人念，
資治通鑒永流芳！

字裡行間

■ 黃仲鳴

《復興》的借殼小說

有份小報《復興》，創刊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。可惜，這期得第一版，影印模糊不堪，字跡大都看不清。報頭有一行大字，倒是看得一清二楚：「全國同胞一致起來復興中華民族」，封面的〈發刊詞〉，字仍依稀可見：

「夫以滑稽諷刺、率能回人主之心、而發奮圖強、躋國家于至治者、稽諸史乘、不少紀載、是則幽默文章、諷刺著述、亦足使人知所感奮也、願全國同胞、一致起來、復興中華民族、」（標點悉依原文）。

一九三六年，盧溝事變未發生，中日關係已到危急之際，此報之創，當以反日為主。據〈發刊詞〉所描述，行文以幽默諷刺之筆為之；可惜未得睹報紙之全豹，難以檢視驗證。

另有第二十一期第一版，發行於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，即是抗日戰爭已爆發。但由創刊之日到是期，足足相距兩年多，為何只出了二十一期？中間究竟發生何事？待證。只知創刊號與是期版頭字體已變



■報雖小但正氣凜然。 作者提供

易，加上「蔡果然主編」字樣，當是換了老闆換了編輯之故？但不理什麼，反日仍是主調，所採新聞寫法，應是時評體也。

第二十一期頭版下有篇小說〈朱八戒大鬧香港〉，筆法淺俗，行文不避粵語，屬廣義三及第的手法，作者謙謙，何許人也？不說不知，此即念佛山人許凱如也。二十年代末葉，許凱如本從商，平時喜閱報讀刊。那時，廣州報界小品欄流行，《公評報》副刊「大羅天」、《越華報》「快活林」，讀者不少。許凱如最喜讀，於是執筆為文投寄，署名「禪普君子」、「謙謙」。

「大羅天」編者李一塵，對他極為欣賞，於是函約面談。這是許凱如與報界的第一次接觸。

後來，鄧羽公辦《羽公報》，即邀許凱如撰稿。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，「禪普君子」、「謙謙」輒見各報，化名亦多，至今已無從稽考。其後營商失敗，改而執教於佛山禪山小學，唯從不間斷寫作。迄至《廣東七十二行商報》大革新，獲邀入主編務。這是他正式服務報界之始。

不過，許凱如揚威立萬，應是日寇南侵，廣州危殆之際，避居香港，受《國華報》之約撰寫實技擊小說，得黃飛鴻徒弟林世榮提供資料，寫少林技擊小說，署名「念佛山人」。自此，即以此筆名專著技擊小說，名聲鵲起。

《復興》連載的〈朱八戒大鬧香港〉，雖未得睹全貌，但由此小小文字，當可知乃屬諷刺的借殼小說。這是第二回：

「驚微氣朱八戒下降香江
聽淫聲打齋鶴窺酒店」
內文所述如何，由此回目可見一斑。當年借殼小說，陳霞子、高雄還未出山，侯曜、黃言情等健筆，已大寫特寫了，想不到許凱如也隨俗而為。直到念佛山人出，那才棄此道；但是否仍另有所作，那還看文獻出土了。

粵語講呢啲

■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從「賓虛咁嘅場面」說到「EXTRA」和「臨記」



《賓虛》大批民眾與持矛的士兵。



《賓虛》臨時搭建的宏大場景。



《賓虛》競馬上拚活，看台觀眾血沸騰。

《賓虛》（Ben-Hur）是一部於1959年上映的美國電影，主角「賓虛」（Judah Ben-Hur）是耶路撒冷的一個富有猶太王子和商人。此片於1960年榮獲11項奧斯卡金像獎，而該紀錄保持了40年才被打破。以下一個地道香港俚語：

賓虛咁嘅場面

就是出自這部電影，原指片中盛大非凡的「戰馬車生死大賽」，後用以比喻萬人空巷、氣勢磅礴的場面。要拍成如斯鉅片，究竟需要投放多少資源呢？物力不說，人力方面，該製片公司當年就僱用了超過一萬名「臨時演員」，可謂前無古人。隨著電腦特技的引入，有需要動用「打真軍」（全部真人上陣）的製作已成絕響。

「臨時演員」的英語多叫「Extra」，從字面，此詞有「額外」的意思。基本上，所僱用的人連連一句對白都沒有。對於這群「小角色」的工作性質，廣東人會打趣地說：

行就先行，死就死先，企就企兩邊
若然場面是人多勢眾，哪管是男是女、是老是嫩、是美是醜，也是無關重要的了。

「臨時演員」除了叫「Extra」，也會叫「Supernumerary」。「Supernumerary teeth」指「智慧齒」，而「Supernumerary」就是有額外的意思。

上世紀五六十年代，美國電影公司喜以古代戰爭背景為題材，當中有不少持矛士兵，於是也叫「臨時演員」做「Spear carrier」（持矛者）。

近年，中國影視發展蓬勃，當中也不乏大場面，提供了不少「臨時演員」的崗位。內地叫這類演員做「群眾演員」，意念大抵來自英文的「Crowd scene」（群眾場面）。

說回香港，人們會叫「臨時演員」做「臨記」或

「老臨」，「臨」當然指臨時，那「記」又指什麼呢？有內地百科網站指「臨記」就是臨時記錄的演員，筆者不認為這個說法可交代當中的意思。沒錯，「記」是有記錄的意思，而所記的都不離人、物、事。就是這樣，廣東人舊時會用「記」來稱呼人和商號，所以「臨記」只是臨時僱用作演員的一類人而已。講開又講，港澳有不少老字號是用「記」來命名的，香港的有：賣醬油的「李錦記」，賣雨遮的「梁蘇記」，賣燒鵝的「裕記」，賣腐乳的「廖仔記」等；澳門的有：賣手信的「鉅記」，賣粥麵的「黃枝記」等。對筆者而言，先父改他獨資經營的小蛋莊做「大記」（有點兒虛張聲勢！），年長的或熟絡的會叫筆者做「輝記」、「梁輝記」或「梁記」。

其實，無論是「群眾演員」或「臨記」，當中也有「級別」之分。首先，不少人以為「臨記」不就是「配角」嗎？「配角」扮演着次要的角色，用以配合「主角」的演出，因而有一定的戲份。理論上，用「間角」來形容「臨記」的工作性質較為貼切。「間角」大致分兩種：一種用以「攝位」，如茶客、路人、乞丐等，稍作化妝、穿上戲服即可「埋位」（登場），因而也有「攝位人」之稱；而另一種不僅有台詞，有時還須「交戲」且具一定的自身條件。比方，抬轎或抬棺材的要有力氣；當劊子手的要身形彪悍、兇神惡煞；扮孝子賢孫的要懂裝成悲傷的模樣；演妓女的要幾分姿色，舉手投足風情萬種；做挨打的要有武功底子；在前排的士兵要站得挺立，且神情肅穆。姑勿論「臨記」出現在哪個場合、扮演着哪個角色、戲份有多薄弱，甚或是充當背景，他/她無疑也佔據着一席位，縱不起眼，但不可或缺。

歷史告訴我們，「臨記」生涯是好一部分成名藝人的必經路。國際影星周潤發，出道時也曾扮演陰曹「牛頭」；國際巨星成龍在擔任「龍虎武師」（專屬武打臨記）時可會想到日後可進軍荷里活，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諧趣功夫明星呢？內地近期重拍《倚天屠龍記》的成龍被後方偷襲李小龍不成被制服。

不說可能不知，有些當「臨記」的，並不在乎那微薄的工錢，只想「過戲癮」（感受一下參與拍攝的過程）；更有些偶然是為了尋找演藝機會，而是為了尋找一個可能與偶像接觸的機會。



■李小龍的遺作《龍爭虎鬥》中，當時還是「臨記」的成龍被後方偷襲李小龍不成被制服。

詩語背後

■ 江 鄰

莫斯科雜感（下）

莫斯科的建築大致可以分為三類：古典巴洛克式，精緻漂亮；斯大林式，大氣豪邁；赫魯曉夫式，簡潔實用。而特別讓人印象深刻的，是莫斯科的地鐵。

莫斯科地鐵始建於1932年，1935年5月15日第一條線路正式開通。整個地鐵系統由12條線路組成，其中11條從市中心向四周輻射，另一條是環線，負責把其他線路連接起來。據說，最初的設計並沒有這條環線，設計者收到最高首長退回的設計方案時，看到圖紙上有一個環形印記，不知是杯子壓痕還是畫痕，這一痕跡觸發了設計者的靈感，增設的環線為各條線路之間換乘帶來了很大便利。前蘇聯政府出於軍事方面的考慮，加強了地鐵系統的戰時防護功能，可同時滿足四百萬居民掩蔽之用。最深的地鐵站，竟深入地下一百多米。站在長長的電動扶梯上，有一種向地心延伸的感覺。莫斯科地鐵被公認為世界上最深捷的地鐵，享有「地下宮殿」「地下藝術殿堂」的美稱。每個地鐵站的建築造型各異，都由著名建築師設計，各有其獨特風格。地鐵站除反映民族特點外，還以名人肖像、歷史故事、政治事件為主題而建造。五顏六色的大理石、花崗岩、陶瓷和彩色玻璃鑲嵌出各種浮雕，壁畫裝飾及照明燈具亦十分別致，典雅而堂皇。

沒來莫斯科之前，在各國地鐵系統也見識過不少，但功能都比較單一，主要用作客運交通。香港地鐵注重綜合功能開發，地鐵物業發達，地鐵站直通商場，整個地鐵系統彷彿成了城市商業體系的一部分。設計不可謂不巧妙，但見慣了商業推廣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法，香港地鐵給我的印象，仍不似莫斯科地鐵那麼有震撼力。

莫斯科地鐵是戰備的，交通的，同時又是藝術的。其他地鐵系統，包括香港地鐵系統，都只是在求「用」，快速高效是最大

價值。莫斯科地鐵系統不單求「用」，還求「美」，對美的欣賞成為地鐵使用的一部分。蘇聯模式留給人的印象，大致是集權、僵化、保守的。殊不知，布爾什維主義，同其他激進思想一樣，本就有着深刻的浪漫主義基因。

莫斯科地鐵告訴我們，生活當然是要追求實用的，同時也可以是審美的。相比於目的地，旅途也許更值得珍惜。

亞歷山大·彼得羅夫，聖彼得堡大學社會學系主任，同我們討論了俄羅斯的發展潛力。除通常提到的地大物博、資源豐富之外，彼得羅夫專門強調了前蘇聯時代留下的文化遺產：由於前蘇聯時代重視教育，俄羅斯人的文化素養位居世界前列；前蘇聯時代發展起來的科學技術，特別是軍工技術，還有巨大的開發潛力；前蘇聯的文藝作品有着持久的魅力，比如中國人就喜歡蘇聯歌曲，這不但有市場價值，更有助於增強俄羅斯的軟實力……

前蘇聯解體以後，俄羅斯的經濟總量一下子從超級大國跌落成普通中等國家。這是事實，卻被過分強調了，以致忽略了其他相關因素。諸多以此為基礎的俄羅斯話題，往往是片面的，也是短視的。進而建構的國際關係分析框架，經不起推敲。

我們與俄羅斯總統大學（原蘇共中央黨校）副校長謝爾蓋·米薩萊托夫坦誠交流了失去大國國民身份後，俄羅斯人是否存在心理落差的問題。他是這樣講的，三百年來，俄羅斯民族多次經歷從弱國到強國、從強國到弱國的過程，既有國內政治因素，也與國際格局有關。失落感肯定有，但不是關鍵的，關鍵還在於重新凝聚人民的自信，腳踏實地往前走，並與鄰國和睦相處。普京獲得強大的民意支持，說明他抓住了這個關鍵。實際上，今天俄羅斯的經濟活力，遠比蘇聯時代要

大，而且公民社會正走向成熟。

緊接着，米薩萊托夫給我們引了普京那句名言：「誰不為蘇聯的解體而惋惜，那是沒有良心；誰想回到過去的蘇聯時代，那是沒有腦子。」（кто не жалеет о распад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, у того нет сердца; кто хочет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 его в прежнем виде, у того нет головы.）

如此看來，俄羅斯人對本國國力的跌落，似乎比許多外國人包括中國人更能坦然接受。在走訪過程中，我們清晰地感受到，俄羅斯人並沒有沉湎於過去的輝煌或屈辱之中，他們是朝前看的。俄羅斯民族倔強任性，粗糙中透出非凡的力度和韌勁，加上廣袤的國土，豐富的資源，這便隱現出某種巨大的發展潛力。我們的世界精緻而脆弱，一旦出點意外，焉知俄羅斯不會重新崛起？想當年，盧布經歷崩盤式貶值，不也挺過來了嗎！其他類似遭受美西方制裁的國家，便沒有這般幸運。

面對以「雙頭鷹」為標誌的俄羅斯民族，面對超大的國土面積和最頑強複雜的國民性格，任何簡單的模式化思維都是不足取的。對前蘇聯作模式化的思考，固然只能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結論；模式化地看待今天的俄羅斯，以及未來的俄羅斯，得出的結論同樣也不會是客觀的。

傍晚，漫步在莫斯科大街上，六月的風還帶些涼意，但畢竟進入芒種夏至時節，和煦已然主調了。耳邊，隱隱響起熟悉的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旋律。我突然有種感覺：未來俄羅斯的發展軌跡，也許不再表現為傳統的帝國興亡，而是文化的傳承與創新。

俄羅斯民族，每每給世界帶來意外。